

時說降魔歌及除憂歌。後又說讓頂郎普歌。後由諸弟子迎請住於鴨龍普著，尊者受惹瓊巴請，自說傳記。空行獅王佛母為緣助，使印度大成就者當巴桑結與尊者於貢通相遇。在來醒說死法悲鉤歌及報母恩歌。對咱馬雅等鴨龍人說死別歌。於去俄說頂日那傑雍日歌。於曲巴說入中後世歌、真言問答歌。為了令諸弟子雀躍歡喜，更示現諸神通事蹟。

尊者以種種方便轉大法輪，以不可思議方便，令無量上、中、下根有緣眾生成熟解脫。上根者得大成就，中根者成其道，下根者也發菩提心，行菩薩行。於無根諸人也廣播善法種子習氣，令得人天快樂。悲心廣大與虛空等，光耀佛法如旭日昇天；使無量眾生，除惡道苦，脫輪迴縛；於無量痛苦生死海中，作大救護，為大依怙，其恩德事業誠不可思議也。

尊者經過了無量利生的事業，最後在亭日地方，遇到一位名叫操普博士的行者。操普愛財如命，可是因為他是學者，亭日地方的老百姓很恭敬他；每逢有宴會的時候，總是讓他坐在上首。在他見到尊者後，表面上表示恭敬信仰，實際是內懷妒忌。屢次在眾人集會之前，故意向尊者提出許多難題，想使尊者當場出醜，但總未成功。

在木虎年秋季第一日，亭日村召集了一個大宴會，請尊者坐在最上首，操普博士坐在第二位上。

操普博士在會眾之前向尊者頂禮，心裏想尊者一定會還他的禮的。但是尊者一向的習

慣，除了對上師頂禮之外，絕不向任何人頂禮，所以就沒有回操普博士的禮。操普博士因而很不平，心中暗想：我這樣博學多才的學者，向他這樣一個毫無學問的人頂禮，他居然不回禮，高坐上首，昂然不動，真是豈有此理，非要報復一下不可！於是就拿了一本因明的論典，放在尊者面前說：「請你把這本書逐字講解，解答疑問，同時發揮所見，並加評述！」尊者說：「論典的語義裏，你也許都能逐句講解，但是真正的意義，是克服世間八法的慾望和降伏我執，以輪迴涅槃一味而清淨法執。除此之外，那些教人如何問、如何答的論辯之學根本沒有什麼大用處，所以我沒有學過，更是不懂；如果亦曾學過，或是曾經了解過，現在也早已忘記了。忘記的理由，請聽我這首歌：

敬禮譯師馬爾巴前，  
遠離言說祈加持；

為有上師加持力，  
此心不受動搖害。

恒修慈愛與悲憫，  
遂忘自他之執著。

頂戴上師恒修觀，  
遂忘威勢之官府。

不離本尊而修觀，  
遂忘卑小蘊、界、處。

思惟耳傳之口訣，  
遂忘文字與經典。

守護本來平常心，  
遂忘無明之誤謬。

自身觀作佛三身；

遂忘希冀與畏怖。

此生來生平等觀，

遂忘死生之恐懼。

護持證解獨自居，

遂忘親朋之照顧。

一心定慧之進益，

遂忘宗派之異同。

思惟生滅皆無實，

遂忘教義宗派見。

思惟現象皆法身，

遂忘著相之修觀。

無整寬坦而安住，

遂忘世間禮儀行。

身語歸住於下位，

遂忘富貴之驕淫。

以此幻身作我廟，

遂忘各自宗派寺。

言語道斷為作證，

遂忘詮表解說義。

言詮義語君能說，

請君勿為法所執！

操普博士說：「像你們這樣專門修行的人，當然是用這一套話來回答；但是我們講學理的，依著邏輯的道理來思辯，則你所說的話，全不合佛法的大義。我因為你是一個好人，才向你頂禮的……。」嘴裏嘮嘮叨叨地還在講。

施主大眾聽了，大不滿意。大家一致說道：「博士！無論你知道多少佛法教理，像你這

樣的人遍地皆是，塞滿了世界都裝不滿尊者一個毛孔！你還是不要作聲，安份地做做我們的  
上席；想法子去增加你的財產好了，不要再在法會上出醜了！」

他聽了勃然大怒，但是怯於眾怒難犯，就是大鬧一場也無勝算。只得怒氣沖沖地硬忍下去。嘴裏雖然默默無言，心中卻好不懊惱，暗自盤算道：「這一個無知識的密勒日巴，行為瘋狂，口說夢語；以虛言妄語來欺騙大眾，賺他們的供養，為佛法丟臉！像我這樣有學問有聲望有財產的博士，在法的一方面看來，大家看我卻比狗還不如，真是豈有此理！這非想個辦法不可！」

這位操普博士，在布林村上有個情婦。他就叫這個女人在奶酪裏面放了毒藥，拿去供養尊者，準備毒死他。操普答應這女人如將此事辦妥，一定送她一塊大碧玉。這個女人以為他說的話是真的，就把毒藥放在奶酪裏面到崖城來供養尊者。那時尊者早已知悉一切。尊者觀察因緣，知道有緣的眾生都已經化度。毒藥雖然不能傷害自己，但自己涅槃的日子也將到了，就準備接受毒藥的供養。但是尊者知道：如果在供養毒奶以前，這個女人沒有拿到玉石，那麼，她就再也不會得到了。因為操普博士是絕不會再把玉石給她的。所以尊者就對這個女人說：「現在我不要吃，請妳以後再拿來，也許那時我就要吃了。」

她聽了尊者的話，心中又疑惑又害怕，猜想尊者大概已經知道奶裏有毒了，就在十分不

安的情緒中回去了。

她見了操普博士，就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他，並且說尊者一定有神通，所以不肯吃。

操普說：「哼！他要是有神通的話，就不會叫妳以後再拿給他，或是會叫妳自己把這毒奶吃掉的！他不這樣做而叫妳以後拿去，明明表示他沒有神通。現在妳先把這塊玉石拿去吧！妳再把奶酪拿給他，妳這次去一定要他吃掉！」於是就把玉石給她了。

她說：「大家都相信他一定是有神通的，因為他有神通所以昨天沒有吃。今天再拿去，他也絕不會吃的。我怕得很，不敢去，我寧願不要這塊玉石。請你寬恕我，這樁事情我無法替你辦到。」

操普說道：「世上只有愚人凡夫才相信他有神通，因為他們不看經書，不懂道理，所以被他的誑語欺騙了。我看的經書中，有神通的人，不像他這個樣子的！我負責保證他沒有神通。現在妳再把有毒的奶酪拿去給他吃，若是我們目的達到，我一定不會辜負妳的。我們相戀這麼久，以後也用不著怕人說閒話了，妳要把此事辦成功，乾脆我就跟妳結婚，那時不但這塊玉石是妳的，我外面的財產和家中的財產，也一齊都交給妳管，我倆禍福相共，白頭偕老，妳看好不好？」

這個女人以為他說的話都是真的，就又把毒藥放在奶酪裏回到願樂吉祥坡來供養尊者。

尊者破顏微笑地接受了。那個女人心裏想：博士的話真不錯，他真沒有什麼神通！

尊者就微笑地對她說道：「妳做這個事情的代價——那塊玉石，拿到手沒有？」

她一聽，口張得大大的，驚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時慚懼交集，嚇得渾身發抖，臉色全青；一面禮拜，一面哭著顫聲地說道：「玉石得到手了，但是請您不要吃這奶酪，將它給我吧！」

尊者說：「妳要它幹什麼？」

她哀泣道：「讓造作罪業的我吃下去算了！」

尊者說：「一來我不忍叫妳吃下去，因為妳太可憐了；二來如果我不接受妳的供品，我就違背了菩薩學處，犯根本墮。特別是我此生的自、他、度生事業都已經圓滿，到別的世界去的時候也已經到了。其實呢，妳的供品並不能傷我，吃與不吃絲毫沒有什麼關係。如果我吃了妳前次送的奶酪，那麼妳的玉石恐怕就得不到手了，所以我沒有吃。現在既然妳的玉石已經到手，我也就可以安心地吃了，同時也就可以滿足他的願望了！再說，他雖然答應妳將此事辦成之後，給妳這個，給妳那個，可是這些話是靠不住的。他所說的關於我的話，一句真的也沒有。日後你們二人會發生很大的懊悔！那時你們最好從此真正地懺悔，好好地學佛；即使不然，至少也要牢記，將來如果遇有生命攸關的事切莫再造罪業了！向我及我的傳

承虔誠祈禱吧！

「你們兩人常常拋棄快樂幸福，自找痛苦。這次你們所造的罪業，我要發願替你們清淨懺除。為了你們的安全，這一次所做的事情，雖然遲早都會為大家知道，在我沒有死以前，卻切不要對人說。我這個老頭子，從前所說的話究竟是真是假，你們沒有親眼看見，也許不相信。這一次妳親眼看見，總相信我的話不是假的吧！」

說完，尊者就把毒奶喝下去了。

那個女人回去告訴操普博士經過的情形，操普說：「鍋裏的菜不一定都是好吃的，人說的話不一定都是真的！只要他吃了毒奶，我的目的達到了。妳少說話，悄悄地不要作聲好了。」

尊者於是傳話給亭日鴨龍各處的信士施主和其他各處從未見過他的人們，都來朝見。他的徒弟們原都在準備法會的。聽見這個消息，許多人都不相信，大家都來集會了。尊者就連續地向他們大眾說了許多天的法，詳盡地解說世俗諦的因果道理，和勝義諦的心要指示。他說法的時候，許許多多根弟子都親眼看見無量佛菩薩在空中聽尊者說法。有的人看見空中地上充滿了人與非人的聽眾都在歡喜地聽法。大家又都看見，天空中顯出五色的虹光、勝幢等各種彩雲遍滿虛空；五色鮮花如雨一般地從天空中降下來，異香陣陣撲鼻；同時悅耳的音樂也

從空中傳出來。

聽法的弟子中有人就請問尊者：「我們覺得天上天下到處都有天人在聽法，眼前又親見這許多的希有瑞兆，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尊者回答說：「天人和善神在空中聽我說法，供養我勝妙五欲。因為你們聽法的人都是瑜伽行者和有善根的信士，所以你們也心生歡喜，看見這許多的瑞兆。」

有的人則問道：「為什麼我們不能看見這些天人呢？」

尊者說：「天人裏面，有許多是登地的菩薩和得了不退轉位的，想要親見他們，一定要有天眼通，最低限度也需福慧二種資糧聚集得夠，煩惱、所知二障的習氣不太深重才行。如果能夠見到佛菩薩，那麼其他的眷屬也就自然都能見到了。你們若要想見到佛菩薩，一定要懺罪集資，努力修行，將來一定可以見到最殊勝的佛陀（自心）的。」

尊者就為他們唱了一首見佛歌：

敬禮大恩上師前，  
加持教法令增長；

神眾歡喜齊集會，  
聽我密勒說妙法。

十方虛空齊布滿，  
俗世凡夫不能見；

五通不具何能見，  
我觀萬眾如在掌。



口傳上師大悲力，  
虛空布滿五色虹，  
異香芬芳天樂鳴。  
皆生淨信歡喜心；  
悲憫加持而示現，  
佛陀菩薩齊會集；  
汝應諦聽我此歌。  
今世即愛造惡業；  
雖老猶不思善行；  
若問罪業如何懺，  
世上知惡作惡輩，  
自身不知何處去，  
不但害己亦害彼。  
何可損害及他人？  
懺除過去所作罪；

大眾齊見希有兆；  
天花馥郁如雨降；  
與會聽法之大眾，  
此乃上師慈悲力，  
依此無盡大悲力，  
若欲親見佛菩薩，  
前生多造罪業故，  
於諸善事全不喜，  
此輩必受異熟果。  
恆念善業罪清淨；  
忘淨羞恥與利益。  
而欲教導他人者；  
己若不願受苦惱，  
上師佛陀諸尊前，  
以後永遠不復作；

罪業即可速清淨。

有罪之人多聰明，

全無定性喜散亂；

心中若不常念法，

是為罪業未淨相！

此應精勤求懺悔，

努力懺悔並集資；

如是一心精進修，

非僅可見佛菩薩；

一切佛中最勝佛，

自身如來亦得見。

若見自心法身佛，

十方上下一切世，

輪迴涅槃如遊戲；

一目了然若觀劇，

更無修行可為矣。

尊者說完法，聽法的大眾中，上根的人都證悟了自心法身的道理；中根的人生起了樂、明、無念的殊勝覺受，趨入大道；所有與會的人都生起了大菩提心。

尊者說：「來聽這一次法會的僧、俗、人、天大眾都曾在前生發了善願，所以現在大家能在此聚集，這是佛法因緣的集會。我這個老頭子，現在已經非常衰邁了，今生我們能否再見面，實在很難說。但是我向你們所說的法，都是真實不虛的，希望你們如法修持。在我的佛剎中，當我現身成佛的時候，你們將都是我說法第一會中的聞法弟子，所以你們應該歡喜！」

鴨龍地方的弟子們就問尊者囑咐的用意，是不是因為度生已畢要涅槃了？大家請求尊者如果真是就要涅槃，無論如何要在鴨龍涅槃，不然的話最少也要到鴨龍去一次。他們哭哭啼啼地堅持著要求尊者到鴨龍去；亭日曲巴和其他各地的人也都要請尊者到他們的地方去。

尊者說：「我這個老頭子不到鴨龍去了，我在布林和曲巴住著等死好了。現在我們大家發一個善願吧：願將來都在空行淨土中相見。」

弟子們就說：「尊者倘使真不能去，那只好請尊者對所有從前到過的地方都發願加持，祝福吉祥；一切曾經見過尊者和聽過尊者說話的人，以及一切眾生，都要請尊者發願加持祝福吉祥。」

尊者說：「你們都具有這樣的信心，使我非常感動；我已本著善心早曾為你們說法，將來我自然更要為自、他一切眾生的快樂幸福發願。」

於是尊者就唱了一首發願歌：

究竟大願眾生依，

敬禮馬爾巴譯師前；

聽法會中諸學子，

汝等於我恩情重！

心生歡喜聽我歌，

我亦有恩於汝等；

彼此有恩我師徒，

願於淨土得相遇。

所有一切諸施主，  
心意清淨無邪見，  
此地光大並吉祥，  
年歲豐登人快樂，  
見我聞我說法者，  
聞我名號事業者，  
於我事業與傳記，  
聽聞思問研究者，  
持續我之宗風者，  
未來一切諸眾生，  
以我苦行修持力，  
若有為法修苦行，  
勸人修行或自修，  
若有聞我傳記者，  
三門無量加持力，

願皆長壽具福德；  
如法心願皆成就。  
無病無災無戰爭；  
一切生活皆如法。  
思惟我之傳記者；  
願皆相會淨土中；  
若有效法力行者；  
供養禮拜恭敬者；  
願皆會聚淨土中。  
若有修行之志願；  
願無錯謬無障礙。  
當得無量之福德；  
皆獲無量大功德。  
當獲無比大加持；  
僅聞名號得解脫；

願依思念即滿願。

我之國土及住處，

所有一切諸眾生，

所住無處不安樂。

空等五大所遍處，

我亦長久周遍住；

天龍八部與山神，

不作絲毫之損惱。

心願如法得成就，

乃至蟲蟻鳥獸等，

亦皆不墮於輪迴，

願我皆得超度之。

聽法的大眾都非常歡喜，卻又不敢相信，想道：尊者大概不會涅槃吧！鴨龍和布林的徒眾都到尊者面前請求加持及祝願。然後聽法大眾都各自回去。天上的虹彩等異徵也慢慢地消失在太空中了。

布林的人眾竭誠地懇請尊者的大弟子惹巴寂光等，請求尊者到毒龍頂窟茅篷去居住，尊者就在那裏去住了些時，為布林村的施主們說法。一天，尊者告訴所有的徒眾說：「你們如果對於法上有什麼疑問，應該趕快問我，我快要走了。」於是徒眾就預備了會供輪，大家向尊者祈請問法，質疑口授。最後智貢巴和色問惹巴二人啟稟尊者說道：「上師老人家啊！由您的話看起來，您很快就會涅槃了，我們簡直不能相信。請您長久住世，可以多做利生的事業啊！」尊者說道：「我的世壽將要盡了，應該化度的眾生，也已經化度完了。凡物有生必

有死，其實，生亦不過是死的表徵罷了！」

過了幾天，尊者果然出現生病的徵象，弟子雁總惹巴因為尊者生了病，就集合了所有的施主及所有的徒弟前來，祈求上師、本尊空行護法，舉行會供。同時對尊者說：「上師啊！您老人家是知道長壽法和藥物療治等法的，現在請您本著慈悲來用一下好嗎？」

尊者說道：「從根本上講起來，瑜伽行者是用不著修什麼法的！一切逆、順境界莫不是道，病也可以，死也可以。尤其是我密勒日巴，把大恩上師馬爾巴的法都已修完了，現在用不著修法求神來幫忙；我可以將仇敵做為心愛的伴侶，還要修法求菩薩做什麼用？若說那些妖魔鬼怪呢？早經我降伏，都已變成守護佛教的護法了，所以唸咒、降妖、搖鈴、打鼓這一套法更用不著。我已經轉五毒成五智如來（「五毒」：即貪、瞋、癡、慢、嫉五種煩惱。「五智」：是成所作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大圓鏡智、法界體性智。「五如來」：是不動佛、寶生佛、阿彌陀佛、不空成就佛、大日如來佛。），還要醫藥六味何用？現在時間已到，生起次第的幻化佛身，法爾要趨入圓滿次第的光明法性中，這是無庸更改的！世上的人，由於從前所作惡業的果報，今生受生、老、病、死等等的痛苦，雖然用醫藥來治療或是求佛修法，仍舊不能夠解除痛苦。無論國王有怎樣的權勢，勇士有怎樣的雄力，富豪有怎樣的資財，美人有怎樣的姿色，聰明人有怎樣的機智，和演說家有怎樣的辯才，他們都要終歸

幻滅和死亡，這一切都不是用任何息、增、懷、誅的方便所能挽救的。你們如果怕痛苦，喜安樂、我有一個方法，可以使你們不受痛苦，常享安樂。」

弟子們說：「那麼請上師告訴我們吧！」

尊者說：「輪迴的一切法，成者終將壞，聚者終將散，生者終將死，愛者終將離。能於此理有決定的覺悟，就應徹底放棄招致苦果的作業：不求財，不營利，依止一位條件具足的上師，依教修行無生法要。你們要知道修行無生空觀，是一切修行中最殊勝的。此外我還有其他要緊的話，以後再對你們說。」

大弟子惹巴寂光和雁總惹巴兩人齊向尊者說道：「上師！您老人家如果身體健康，長久住世，不是可以多救度一些眾生嗎？您也許不受我們的請求，住世百年；但是無論如何要請您修一修秘密真言乘的殊勝儀軌，服一點藥物，早一點恢復健康。」他們再三地這樣懇求。

尊者說：「如果不是時節因緣已經到了，我原可以照你們二人的話去做。可是如果不是為了利他的緣故而求自己長壽，利用真言儀軌請佛菩薩降臨，就等於把皇帝從王座上請下來當傭人使喚一樣，這是有罪的。所以你們不應該為了自己，為了此生，而修真言法。如果是為了利益眾生的緣故而修真言法，那自然是很好的。我為了一切眾生，在無人山中終生修習最了義的儀軌，所以我再也用不著修其他任何的儀軌了。我的心境已達到了與法界體性一

如，不可分離的境界，故不需要再修什麼住世法。依著馬爾巴上師的口訣良藥，把我的五毒完全拔除淨盡了，所以我更用不著任何醫藥。你們如果不能以逆緣為助道，則不能算是真正的學人。如果時節未到，遇見逆境，障礙菩提道，那麼服藥修法都是應該的。像這般除遣逆緣轉成助緣的時節，並非沒有。為了超度下根眾生的緣故，世尊釋迦牟尼也曾經受著婆童子醫師診病服藥。但是時節因緣一到，佛陀自己也示現入了涅槃。現在呢？我的時節因緣已到，所以根本用不著服藥修法了。」

兩大弟子又請問道：「尊者一定要為著利他的緣故到他方世界去，那麼就請您告訴我們尊者身後和涅槃時供養的方法，怎樣料理遺體，怎樣做像建塔。此外，再請您告訴我們徒眾，如何以聞、思、修而行道修習。」

尊者說：「我依著上師馬爾巴的恩德，輪迴涅槃一切作業皆已淨盡，而身口意三業在法性中解脫了的瑜伽行者是不一定要留下屍體的；你們用不著造像，也用不著建塔。我沒有貪愛寺廟的執著，既沒有廟宇，就用不著囑咐什麼人來作住持。你們將高山雪山無人寂寞之處來當做自己的寺廟好了。在高山上面你們為了悲憫六道眾生而修行，這就是四時最殊勝的造像。了達一切法本來清淨，即是修塔建幢。心口如一，從內心的深處發起祈禱就是最殊勝的供養。」



「如果甘與煩惱及我執深重的人為伍，作損惱眾生的事情，那就是違背了學佛人應有的操守了。如果是為了降伏五毒和利益眾生，表面上好像是在作惡業，實際上卻是在行佛道，這是沒有關係的。」

「僅是了解佛法而不實際修行，雖然多聞卻反成障礙；結果一定墮落在三惡道的深淵裏去。所以要思惟人命無常，對自己所知道的善惡業努力警策與防護，即使絕命亦絕不作惡事。簡單地說，學佛人要對自己知恥，才能行道。你們這樣地去修行，可能與某些宗旨乖謬的論典和書籍所說的話相違反；但是這樣做去，是與諸佛菩薩的本意相契合的。所有一切聞思的心要，略言之亦不過如是，我也以為這樣就足夠了。你們若能按照我的話去做，我也就心滿意足。你們對輪迴涅槃的一切作業，也可以達到究竟。否則以世俗的眼光和方式來滿足我的心願，是毫無利益的。你們且聽我唱一首如何有益歌：

敬禮恩師馬爾巴前， 在此集會諸徒眾，

聽汝老父密勒歌， 最後咐囑應諦聽！

依於上師馬爾巴恩， 瑜伽行者我密勒，

一切作業皆已畢， 汝等後學諸徒眾，

應如我教而修行； 十方諸佛皆歡喜。

我及諸佛歡喜故，  
違我所教諸行業，  
壞自他故我不喜。

自他事業皆成就；  
自他二利俱難成；

若師不具淨傳承，  
自心與法不相合，  
若不捨棄世間法，  
三業與法不相合，  
惡語利嘴不對治，  
親仇愛怨不捨棄，  
自利之心若不除，  
不識六道皆父母，  
此心不生清淨見，  
若難四時修瑜伽，  
心坎深處不祈禱，  
心中若不化口訣，

求得灌頂有何用？  
手持法典有何用？  
依訣修觀有何用？  
念誦儀軌有何用？  
修行忍辱有何用？  
縱行供養有何用？  
徒行布施有何用？  
寺廟雖佳有何用？  
修造佛塔有何用？  
造佛形像有何用？  
依時供養有何用？  
自討苦死有何用？

死時不生大信心，  
不生悲哀出離心，  
不修愛人逾愛己，  
若不降伏煩惱因，  
若不持續上師教，  
無用無益之作業，  
所作已作我密勒，  
無須多作可休矣。

觀摩佛相有何用？  
捨此棄彼有何用？  
口說慈悲有何用？  
承事供養有何用？  
徒眾雖多有何用？  
招損惱故應捨棄！  
於諸煩擾無聊事，

弟子們聽了尊者的歌唱，深為感動，大家都把這個訓示銘記在心。

不久，尊者示現疾病沈重。那時，操普博士帶了很精美的酒肉假裝著要來供養尊者；來到尊者的面前，譏笑地說道：「唉！像尊者這樣的大成就者，是不應該害這樣重的病啊！您怎麼也害起病來了呢？如果病能夠分給別人的話，您可以分給各大弟子；如果病可以轉送的話，就請您把病轉送給我吧！您現在是一籌莫展，怎樣了局呢？」

尊者安祥地微笑著說道：「我本來不必生這一場病的。為什麼不得不生病的原因，你應該很清楚吧！一般凡夫的生病原與瑜伽行者的生病性質不同，緣起亦不同。我現在的病，實

為佛法莊嚴之表現，讓我唱一支歌來給你聽：

生死涅槃一切法，  
法界體性顯光明；

以大手印印一切，  
諸法無二等一味；

我知順逆皆法性，  
心無罣礙大自在。

魔病罪惡一切障，  
安住氣脈明點處<sup>⑨</sup>；

為我修持作莊嚴，  
為我德行作莊嚴；

願大罪人罪清淨，  
此病原可作移轉，

而今可以不必矣。

（註<sup>⑨</sup>「氣、脈、明點」：是密乘身金剛的三要素，也是人的三種基本。「氣」即是動能，包括呼吸氣息及現代所謂的電波電子作用；「脈」凡管狀器官及神經系統均屬之；「明點」是一切內分泌。）

操普博士心中想著：尊者似乎懷疑著他，可是又不敢肯定。因為尊者說病可以轉移，這一點，是決定不可靠的，天下哪裏有病可以移讓給人的事呢？於是他就說道：「我對於尊者的病因不很清楚。如果病由魔鬼附身而起，就應該修驅魔法；如果是由四大不調和而起，就應該調身服藥。如果病真的能夠轉移到別人身上來，就請尊者把病移到我身上了。」

尊者說：「有一個大罪人，心中的魔鬼跑出來損傷我，使得我四大不調生了病。這場病

你是無此能力把它除掉的。我這個病雖然可以移給你，只是恐怕你一刻都受不了，所以還是不移的好。」

操普心想：「這個傢伙根本不能把病讓給什麼人，所以故意說這些風涼話。非使他出醜不可！」於是就再三堅持請求尊者一定要把病轉讓給他。

尊者就說：「你既然這樣堅持請求，我就暫時把病移向對面那扇門上去。倘若移給你，你是受不住的！你看好了！」尊者就以神力把病苦移到對面那扇門上。門最初發生吱吱的響聲，似乎是要分裂的樣子，一會兒真的裂開來成為許多的碎片。再看尊者，果然現出無病健康的樣子來。

操普博士心裏想：「這根本就是障眼法的魔術！騙不了我。」就說道：「啊！這真是稀有啊！但是還是請尊者把病移給我好啦！」

尊者說：「你既然這樣苦苦地要求，我就把病的一半移給你好了。全部移給你，你絕無力承受的！」尊者便把病苦移了一半給他。操普博士頓時痛苦得要昏了過去，顫抖都不能，呼吸也出不來。差不多即要斷氣的時候，尊者就把移給他的病收回了一大部份。又問他道：「我才給了你一小半病，怎麼樣？受得住嗎？」操普親自嘗試過這一場劇痛後，心裏生起了猛利的懺悔心。跪下來，頂戴尊足，滿面流淚地哭道：「尊者！尊者！聖人！聖人啊！」

我誠心地懺悔了，求您饒恕我啊！我把所有的家產一切都供養給尊者，我的罪業果報，請尊者想辦法啊！」操普哭得非常地傷心。

尊者看見他是真心懺悔，非常高興，就把他身上還剩下的一小部份病也收了回來。對他說道：「我一生從不要田宅財產，現在快要死了，更用不著這些了，你保留著好了。以後就是斷命也莫要再作惡事了。你這一次所作罪業果報，我答應替你消除好了。」於是尊者就唱了一首歌：

敬禮具相馬爾巴師，  
疾速懺悔得消除。

三世諸佛善願力，  
眾生罪業願除淨。

汝之一切大痛苦，  
我皆代受願清淨。

上師恩重如父母，  
毒害恩師實可憫；

此業所招異熟果，  
我願代受淨汝罪。

於一切時一切處，  
願離罪業之伴侶；

生生世世任何時，  
願常伴遇善知識。

不以惡業而聚財，  
亦不損惱任何人；

願盡法界眾有情，  
皆發慈悲菩提心。

操普聽了尊者的歌以後，非常感動歡喜，對尊者說道：「我從前作惡的原因，大半都是為了錢財，我現在也無需任何財產了。尊者自己雖然不要，但是尊者的弟子們修行總是需要資糧的，請您替他們收下了吧！」他雖然這樣請求，尊者還是沒有接受。後來弟子們接受了，就把這筆財產做為集會供養之用。到了現在，曲巴地方還有這個集會供養。操普博士此後果然放棄他一生的貪戀，成為一個很好的修行人。

尊者對弟子們說：「我所以要住在這裏，就是要令這個大罪人真心懺悔，從罪苦中解脫。如今此事已畢，我該走了。本來大修行人在村鎮中圓寂，就如同皇帝在平民中死去一樣，所以我要到曲巴去找死的地方了。」

弟子色問惹巴就說：「上師啊！您老人家這樣重的病，走去實在太辛苦了，我們去弄一頂轎子來抬您走吧！」

尊者說：「我不一定真的在害病，我也不是真的死，只是示現病相死相而已！用不著什麼轎子。年輕的徒弟們，你們先到曲巴去吧！」

等到年輕的弟子們走到了曲巴時，尊者早已在熾結崖洞等候他們了。許多年長的徒弟們說：「是我們伴隨著尊者一起來的。」另一個人說：「尊者在毒龍頂窟上害病休息。」曲巴

村後到的施主們卻說：「我們看見尊者在著卡頂窟說法。」又有些施主則說：「是我們和尊者一同來的。」還有許多人卻都說：「我們各人在自己家中都有一位尊者前來承受供養。」那些最先從曲巴來的人就說：「尊者先到曲巴去的！是我們侍候尊者一起來的！」於是後來的，看見尊者說法的，和承事供養尊者的，大家各執一詞，爭辯起來，不知誰是誰非。尊者聽了笑道：「你們都是對的，我之所以如此，不過是同你們開一個玩笑罷了！」

尊者在熾結窟示現病態，那時天空中出現了像說法時一樣的虹彩、花雨等瑞徵。於是大家就知道尊者真的要到他方世界去了。寂光惹巴、雁總惹巴、色問惹巴等弟子就請問尊者說：「尊者涅槃以後，到哪個淨土中去？我們徒眾們應該向何處祈禱？」

尊者說：「你們隨便在什麼地方祈禱都是一樣。只要有信心，虔誠祈禱，我一定會在你們的面前的。你們祈求的事，我一定賜給。」

「這一次，我要到東方現樂淨土去朝禮不動如來。我從前曾提起過還有話對你們說，那就是我的遺囑。我密勒日巴死後，除了極少的幾件用品外，什麼財產也沒有。你們可將我的棉衣和手杖交給惹瓊巴，他很快就會回來的。告訴他這兩樣東西與修氣功的緣起有關。在惹瓊巴沒有到之前，千萬不要觸動我的屍體。」

「這個是主梅紀巴的帽子和沈香木杖，具有以善見善觀而弘揚佛法的緣起，付給衛巴頓」



巴。這個木碗寂光你拿去吧！這個靈蓋，雁總惹巴給你吧！打火石給色問惹巴。這雙骨頭匙子給熾貢惹巴。把這塊布墊子分成碎片，分給其他的弟子們，一人可以拿一片去。我這些東西並沒有什麼金錢的價值，送給你們的意義，主要的在顯示緣起而已！

「我最重要的遺囑與我密勒日巴多年來聚集的金子，都藏這個灶頭底下。我死了以後，許多無識的弟子也許會因為我的後事而爭吵，那時你們可以把那遺囑打開來看，那裏面還有指示你們修行的辦法。

「又有些只有少量福德的學佛人，為了今生的名聞恭敬，表面上東做佛事，西做功德；實際呢，他供施一百，心裏卻想收回一千。這些貪求果報而行佛事的世俗人，就等於把毒藥混在美味裏進食一樣。所以你們不應該為了今生的名聞恭敬而飲下這個『好名』的毒藥。那些表面上是佛法，而實際上是世法的事，你們都要徹底捨棄，一心精進，修行純淨的佛法才好。」

諸弟子又請問尊者說：「如果對眾生有利益，我們是否可以行一點點世法？」

尊者說：「行世法的動機，如果絲毫也不是為了利己，那是可以行的。可是照這樣行，實在是太困難了。如果為了一己的貪慾而行利他，則自利尚不成，更談不到利他了。就像不會游水的人去游水，不但游不成，反而為水所淹斃一樣。所以在沒有證得實相空性以前，最

好不要談利生的事業！己無修證，就要利生，等於瞎子引盲人，最後終究要墮入自私的深淵中去。本來虛空無盡，眾生亦無盡，自己修行成就了以後，度生的機會實在太多了；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度化眾生。在未成就以前，你們應該以『清淨意』發『大悲心』，為利益一切眾生的緣故而勤求佛果。放棄衣食名利的思想，身耐勞苦，心負重荷，如是修行才是。這就是度眾生，也就是修行入道完成自他一切的究竟利益。我有一歌，你們仔細聽著：

敬禮馬爾巴譯師前， 凡欲學佛修行者，

若不依止具相師， 雖有恭敬無加持。

甚深灌頂若不獲， 執續部<sup>⑩</sup>義徒自縛；

不以續部為依準， 一切作儀成謬誤

若不修觀深秘訣， 捨世間法徒自苦；

不能降伏諸煩惱， 巧舌如簧皆空語。

不明甚深方便道， 雖常精進無利益。

不明玄奧三要點， 雖勇猛修路遙遠；

不集廣大之福德， 徒求自利輪迴因。

雖集福德不求法， 勤修亦難成功德；

知足乃是無價寶，  
身內安樂若不生，  
愛名魔心若不除，  
貪樂則為五毒惱，  
驕傲自慢是非因，  
心離散亂修專注，  
安守卑下得上位，  
捨離諸事大事興，  
若證空性悲心生，  
無自他故能利生，  
由見我故成佛陀；  
無差別觀應祈請。

遠勝黃金千萬億。  
尋求外樂痛苦因；  
終將自敗惹煩惱。  
物欲終使慈悲離；  
獨居自無口舌災。  
寂處能邀勝伴來；  
緩行偏能成速達。  
守甚深道道速成；  
悲心生處自他泯。  
利他事成重見我；  
我與佛陀暨佛子，

(註⑩「續部」：密乘的經典統稱為「續」Tantra。)

尊者又繼續說道：「現在我不能再久住了，你們應該記住我的話，維持我的宗風！」說畢就入大定，示現圓寂。享壽八十四歲，於木鼠年（一一三五）冬季末月十四日黎明，星光

欲沒，朝陽正昇之時，尊者之色身入法界體性，顯示涅槃之相。

這個時候，天人空行集會的勝相，較前更為廣大殊勝。空中出現廣大鮮明的虹彩，這虹彩清楚得好像手都可以摸得著一般。各種顏色交織在空中，虹彩的中間有八瓣蓮花的形象，蓮花的上面，有極美麗的壇城；世界上最好的畫家也畫不出這樣美麗的壇城來。尖端的五色彩雲，變成勝幢、纓絡、寶幡等無盡的形狀，各色各樣的花朵自天而降，紛落如雨。彩雲繚繞在四周的山頂，寶塔狀的雲朵向曲巴的中心圍擁著。大家都聽見悅耳的天樂和讚語。異香流溢大地。世間的俗人也都能看見天人神像滿駐虛空，行廣大的供養。人們看見天神們赤身裸體亦不以為怪；天神們卻個個都怕嗅著人體的臭味，碰見了人常掩面而過。有的天神和人互相談話招呼。人人都看見了這種種的希有奇蹟。

鴨龍的施主們聽見尊者已入涅槃，都跑到曲巴來，對諸大弟子和曲巴的施主們陳述了很多的理由，要把尊者的遺體請到鴨龍去埋葬，卻被尊者的的大弟子們拒絕了。於是鴨龍的施主們要求暫緩舉行大禮，給布林以及各地的信士們一個最後的機會，來瞻仰一次尊者的聖容。曲巴的施主們答應了這個要求。鴨龍的人便回去緊急集議，結果帶了一羣勇武有力的人來準備搶走尊者的遺體。遂與曲巴施主雙方爭吵起來，騷亂得幾要動武。大弟子們看見這情形，立刻對他們說道：「大家都是尊者的信徒！請不要爭吵。尊者既然在曲巴涅槃了，當然不合